

王稼句 著

看书琐记二集



山東畫報出版社

看书琐记二集

王稼句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看书琐记二集 / 王稼句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713-752-8

I. 看… II. 王…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4639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5.625 印张 138 幅图 1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自序

我还在继续那样的生活，不必为衣食之谋，朝九晚五地到班，不必为公家之事，瞎三话四地开会，不想见的人可以不见，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不该喝的酒当然也可以不喝，这都由着自己。因此就心情来说，可以说是悠闲的。虽说心情悠闲，过的日子却不得悠闲，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接二连三，奔来眼底，虽然和书都有点关系，还算自己喜欢的范围，但一桩桩做起来没有穷尽，就有点厌倦了，那心情也就不怎么悠闲了。正因为如此，我既向往古人闲雅的生活，更歆羡古人散淡的心境，像庾元规南楼待月，袁中郎虎丘听歌，张宗子湖心亭看雪，这当然是千古佳话，即使那些琐碎的享受，像徐昭梦的“秋晚卷帘看过雁，月明凭槛数跳鱼”，苏子美的“午阴闲淡茶烟外，晓韵萧疏睡雨中”，也实在让人神往。时至如今，所谓的闲雅事勉强还能做得，而散淡的心境则已无可寻觅了，这终然是邈远的一枕清梦，无望的奢侈了。古今人不相及，自然也是没有办法的。有时读画，那山崖水滨、茅屋篱边小小的点景人物，会让我生出妒嫉来，甚至还去揣度他们的心情；有时濡墨写字，也就抄抄那样的诗文断句，聊以寄托自己的一点心思。

苏州以园林著名，既多且精，遍布古城内外。不少人认为，苏州人真是有福气，可以每天游园，其实不然，本地很少有人每年游园的，我自然也不例外。今年有点特殊，有人送我一张卡，不买门票就可入园，自

然也不能浪费，但只是到离家最近的沧浪亭，十年里去的不如这半年里多。有时独自去那里吃茶，有时在那里约人谈天，当夕阳西下，园子里暗淡起来，却更显得池碧山青，树老石拙，此时鸟儿归林，人影寥落，就沿着长廊，踱入厅堂，绕过老树，慢慢兜上一圈，然后走出园门，回到红尘里来。

关于沧浪亭的由来，主人苏子美写过一篇《沧浪亭记》，那是古典名作，知道的人很多。庆历四年春，他被贬黜后流寓苏州，买地造园，构亭土山之上，且以亭名园，号为沧浪。子美十分满意自己的生活，他在给韩持国的信里，说自己“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他是绝了仕途之念了，就在这里与风月相伴，活得真是够悠闲的。袁子才虽说风流倜傥，但还是官本位，说什么“大概用世之才愈大者，其出世之心愈深”，其实悠闲并非赋闲臣工的专利，平常百姓也同样可以享受。乾隆四十五年中秋夜，布衣沈三白偕芸娘来到沧浪亭中，铺毡于地，烹茶赏月，“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对清亮的月色而言，不管是朱门高第的贵人，还是陋巷蓬户的小民，它是并不区别对待的。至今在那亭子的石柱上，还镌刻着梁茵林的一副集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上联是欧阳永叔的诗句，“清风明月”非贵人可买来独赏，所以是“无价”；下联则是苏子美的诗句，“近水远山”则穷人也能得受眷顾，所以是“有情”。这样来解释，大概也是说得通的。

人需要悠闲，也想着悠闲，悠闲也没有什么高低雅俗之分。我游沧浪亭时，经常看到园外池上有人垂钓，园中廊里有人下棋，我对做这两样事的人，素来佩服，不但那事的本身处于悠闲状态，做的时候更有着悠闲的心情。你看，那钓鱼的竿子久久不动，那下棋的棋子久久才动它

一下，那是需要心闲气定的。鱼儿是否上钩，枰上胜负如何，固然也很要紧，但这件事的过程，似乎更有意思，那就是悠闲地做着，消遣着光阴，消遣着岁月，其中的趣味和愉悦，不去做是不能领略的。

我不会垂钓，下棋也其臭无比，因此对这两样事都没有什么兴趣。同样是消遣，我则就看看书而已。我早过了青年阶段，没有“必读书”的要求了，也不需要应付体制内的规定动作，更没有想当专家学者的念头，至多就是想多知道一点什么。因此，我的看书就来得随意了，有什么书看什么书，想看什么书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看也就看了，有时一本厚书很快就翻完，有时一本小册竟消磨几个黄昏。知堂老人有个很好的比喻，说看书就像是吸烟，在我也是如此，有点小小的瘾头，既不讲究什么牌子，也不讲究什么场合，本来就是平常的事，只是借着书卷消遣罢了，与垂钓、下棋是殊途同归的。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张心斋的话来，那是《幽梦影》里的一段，说是“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二十多年前，我就将《幽梦影》抄在本子上，起先感到写得颇为隽永有味，后来就不大喜欢这类文人格言了，总觉得貌似清逸而实多教训，如今回过头来想想，这段话还是有点道理，这个“闲”字实在就是悠闲的意思，在我看来，至少读书、著书这两件事，真是需要悠闲心情的。

王稼句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日苏州

目 录

1	自序
1	我的书房
4	水墨
8	蟋蟀盆琐琐
15	苏州粉笺美如花
23	秦桧们的遗墨
33	书摊寻梦
36	雨声里的书房
39	闲章释意
43	《听橹小筑书谈》附言
46	江南岁时酒话
55	鹅儿黄似酒
63	关于鸳鸯蝴蝶派
92	《桐桥倚棹录》前言
101	读书消夏录
104	关于《青鹤》
107	何刚德之一
111	何刚德之二
118	金性尧的最后想法
121	顾炳的画谱
125	一团和气

130	花笺上的风景
135	弘治本《西厢记》
140	清凉境界
145	吸烟谈屑
152	润笔故事
157	润笔故事续谈
162	金文两种
167	雅集的意思
171	书房风景：补树书屋
178	书房风景：苦雨斋
188	书房风景：风雨茅庐
198	《浮生六记》人物小考
213	《浮生六记》伪作两记
221	沈复的琉球之行
237	后记

我的书房

有人说，书房是渔人的港湾，漂泊者的家园，固然是很好的比喻。但渔人在水上作业，港湾是他们晚归的村落；漂泊者在远山长水间颠沛流离，家园乃是他们日夜的念想。对我来说，书房的意思有点不同，它是我日日周旋的小小隙地，当然也未必一直在那里做什么，正像一位老农，有时也背着手在田头徘徊，或蹲在田埂上抽一袋烟。

我童年时就喜欢书，随大人上街，总闹着要买书。那时买的书，都是些薄薄的彩绘小册，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动脑筋爷爷》，还有就是上海出版的《小朋友》，一本本整齐地叠放在床边的小柜里。有一天，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就将这些书悉数送给表弟。“文革”发动，无书可买，也无书可读，对于书的渴求和热望，在时代洪流里冲得越来越淡了。当“评法批儒”开始，“法家”著作纷纷印出，我买了《柳河东集》、《稼轩长短句》、《初潭集》等好一些，算是比较认真读过。及至“文革”结束，重印外国文学名著，我也买了不少。就从那时开始，我算有了一间小书房，当然是兼供起居，东窗下放一张小桌，旁边是两只仿湘妃竹的书架。就在这间小屋里，我读了一些书，抄了一些书，写过一些文章。大学毕业后，既有工资收入，又有卖文的馀钱，书也就迅速膨胀，当从书院巷老屋搬入金狮巷新楼时，就做了两个大书橱。书房算是有了，却并没有什么名字，总觉得给书房起名字的事，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当编定《补读集》，请顾廷龙先生题写书名，他写了，朋友怂恿，他又写了一条横额“补读旧书楼”，

从那时起，算是有了个斋名。如此者许多年，书越聚越多，就只好搬到岳家去住，给我占居的，就有南面一大间，东面一小间，再加上卧室的两壁，书放得满满当当，但还有不少留在金狮巷的补读旧书楼里。南面那间的窗外，有株三百多年的栎树，浓阴覆盖，临窗的书桌上都是暗暗的。某年，那株栎树不再抽芽，枯枝也在秋风里折落，正好徐雁君约我编本集子，要求在书名里嵌个斋名，我就想到“栎下居”三字，自己正是在它的庇荫下，度过了许多年平常而又充实的日夜，那本书也就是《栎下居书话》，后来又请钱君匋先生写了一方匾额。那间屋子不算小，因为书多而显得狭隘，两三朋友来谈，就围坐一只小茶几，一不小心，茶水或烟灰就洒落在几上的电话传真机上。如此者又许多年，我的一些书，就在那里完成的。

书房的成长，也就是读书人的成长。及至前年，贷款买房，那是建在城垣遗址上的公寓，南面是大运河，北面是内城河，两水夹峙，形势高敞。我辟一层作书房，将补读旧书楼的书全数搬来，将栎下居的书大部分搬来，搬家公司的卡车先后运了四车，运一车来，整理上架一星期，再运一车来，这样一个月下来，就大致部署好了。我不能忘记，搬家公司的一位外地民工对我说，他也喜欢书，家里也有一些书，但为了生活，不得不离开家乡，不得不离开那些书。我听了很感动，对他来说，家园和书就是那样紧密地联系着。

我比那位民工幸运多了，家园就是我的书房，我在那里起居坐卧，真可以说很是满足了。官场商界的人一般不敢夸耀自己的豪宅，但读书人的书房则不同，因为既不怕梁上君子光顾，更不怕纪委监察者注意，是可以多说几句的。

如今，我的书房有四间，确实颇为宽绰了。上楼来，中间一大间，朝南是一排落地长窗，移开长窗，便是阳台，可以望见河水的粼粼波影，对岸葱郁的树木，还有远处的楼群和淡淡的山峦。这间的东西两壁，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橱，居中则放一张长桌，有几个朋友来坐，仿佛开会，虽不能得寒夜炉火的温馨，却也颇有舒畅之感，吴语称为“摊得开”。走入西面，南北两间。南面一间，三壁是书橱，南窗下则是一只大书桌，我

在上面编书、校书、抄书、写信，或濡墨写点什么，桌上杂物乱放，书报，稿纸，茶杯，烟缸，笔筒，砚台，台灯，真是零乱得很，这是多年养成的恶习，似乎干净了，便小心翼翼起来，浑身不自在。北面一间，则放两台电脑，一台专写作，一台则扫描、刻盘、上网等等，电脑用了十年，只会打字，至今还是 WPS，想改而求新，总感到老方法稳妥方便。东壁也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开放式的，都是经常要用的书，西壁一排半截书架，放的都是工具书，它们是木匠的斧头强盗的枪，少不得的。东面还有一间，则是既放书又作休憩的地方，放着六只书橱，一台电视机，一只折叠沙发，沙发很宽，既可盘腿而坐，也可斜倚，甚至躺下。读写得累了，便在那里看看 DVD，我的趣味并不高雅，只是喜欢欧美的战争片、间谍片、警匪片，一张片子看到最后，前面的内容就已忘记了，故买的片子常常重复。书房的壁间，也挂些字画，几个斋名并存，除顾廷龙先生的“补读旧书楼”外，张仃先生新写了“栌下居”，林锴先生新写了“梦栌斋”，请王世襄先生写的“听橹小筑”，却还不见寄来，正虚壁以待。在我想来，斋名实在无关紧要，随便拈一个都无所谓，倒是胡适先生的一件“拜年货”，使寒舍蓬筚生辉，上面写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时常给我必要的提醒。

有人来坐，常常这样问，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我只能笑笑，或随便搪塞一下，这固然是个“憋大”问题，一般读书人是不会这样问的，然而这个问题却一直让我困惑，这些书你真的都看过吗？怎样才不辜负这书中含有的盛意呢？

写到这里，天色暗起来，越来越黑，就像是夜幕笼罩，风呼啸着，卷着树叶，在空中飞舞，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斜打在窗上，啪啪作响，这是今年入夏以来第一场大暴雨。我扭开桌上的台灯，听着风雨声，感到很安逸，让我想起童年时，狂风暴雨，闪电鸣雷，埋头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这种感觉真好。

二〇〇三年六月六日

水墨

我虽然不会绘画，却喜欢读画，闲来常常取出一本画册来读，有的一眼扫过，有的却看了再看，甚至将它轻轻合上后，久久凝望窗外暗绿的树色和灰蒙蒙的天空，抽一支烟，再将它翻开来。这种兴味，当然不是经常有的。

今年春天，杨明义先生送我一册《水墨水乡》，我就读了不止一遍，虽然江南水乡，在我是那样熟悉，然而画上的景象，并不是细腻的写实，只是一个意象，深浅的墨色，简净的线条，充溢着神韵和深致，就像记录了一个梦，如纱似雾轻柔的梦，淡然的，缥缈的，湿漉漉的，这种印象，大概回忆中才有，它留在我的心灵深处，读着杨明义的画，将这种遥远的记忆重又勾引了出来。

我家祖上在昆山周庄，童年的我，跟着外婆去了一趟我从未去过的故乡，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在南门外的轮船码头坐上小客轮，它不紧不慢地离开市区，驶进了河港交叉的水道，两边的芦苇在水浪冲击下，晃动着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几只白鹅，急急地摇摇摆摆逃上岸去。偶尔经过一个村落，河埠上有人在浣洗衣物，望得见的，还有水车的茅亭和砖窑的烟囱。过了一个水道又一个水道，过了一个湖又过了一个湖，整整半天，小客轮终于靠岸了。我从小小的舷窗里向外望去，黑黑灰灰、高高低低的一片老屋，在苍茫的暮色下，是那样宁静清凉。第二天，便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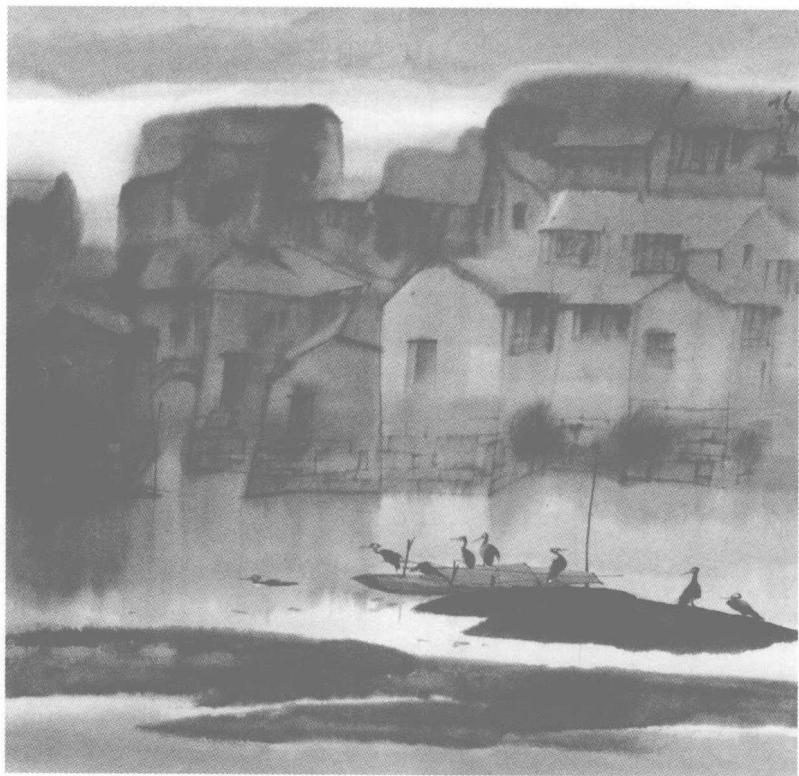


杨明义《水上生涯》

着长辈上街吃茶去。清晨的集市早已过了，零落的几个店铺，冷冷清清。茶馆的一排蠡壳后窗外，便是市河，时常有小船摇过，有卖鱼腥的船，有卖稻草的船，橹声咿呀，由近而远。店堂并不宽敞，几只黑漆斑驳的桌子，桌上放着胖乎乎的青瓷茶壶，满堂老人围坐着，轻声软语，东拉西扯，说的都是些陈年旧事，似乎一切都悠悠的。惟有烧着糠的老虎灶，热气腾腾，沸水吱吱，给这并不喧哗的茶馆，增添了几分热闹。

在童年的记忆里，那垒堆的楼屋，苍老的石桥，幽僻的街市，本来似乎就没有什么色彩，就像黑白电影，随着时光的流逝，淡出了，越来越淡了，有点黑白版画的意味，如今留存的，就像杨明义画的那样，只有一点水墨的意象了。

大学毕业后，我因为工作，几乎走遍苏州所有的小镇。有时坐着汽车在沿河公路上经过，望着隔河的村舍林木，烟雾如织，偶有一两行人，



杨明义《水乡晨曲》

点缀在田畴上，它的背景是那样辽阔。有时正好是个雨天，淅淅沥沥，撑着伞走进小巷，矮墙里的一树梨花开得正盛。有时也会遇上雪天，寒风凛冽，一片白茫茫，那停泊的木船，穿戴蓑笠的老人，还有躲在屋檐下的麻雀，会让我想起古人的吟哦。更多的是在傍晚，一缕夕阳照着水巷，照着石桥，也照着老屋的山墙，一片金灿灿的，这时人家的炊烟袅袅飘散，灶头上的饭焦味也隐隐传来。小镇的晚上，固然有点孤寂的，走在小街上，除了零星的几点灯火外，四周是浅黑或墨黑的一片，当走过一顶高高的石桥，正好一轮明月从浮云中穿过，落进水里，没有一点声音。在简陋的客栈里，灯光暗淡，可以听见窗外的树叶在微风里沙沙作响，还可以听到狗吠声远远传来。这时，便可体味到那种冷冷的凄清之美了。

杨明义的画，就像是无声的诗，描绘出这样一种情致来，让我回味曾经有过的感受。他画了雨中的景，雪中的景，月下的景，那水埠，那

石桥，那街巷，那生活在这场景里的人们，还有那点缀着的鸂鶒、水牛、鸭子，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和人间的温馨。这种回味是美好的，它是在追溯，这种追溯不是复述地回想，而是在提升，进入更简净的、概括的印象记忆，也就进入了诗的境界。

就由于这个缘故，我将这本《水墨水乡》读了好几遍。

由杨明义的画，我又想起中国的水墨画传统，它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和气韵。某年春天，东山魁夷第一次来中国旅游，中国的山水风物，竟然让他改变了几十年的画风。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从北京饭店的窗口眺望新绿衬托下的故宫琉璃瓦屋顶、红色的城壁，进行写生。从以往我的习惯来做，当然是搬出画具作彩色的写生。我眼中的情景，也是绿、红、黄，色彩丰富的风景。然而我感到有一种冲动，想单用墨一色来表现逼真的嫩绿和金色的屋瓦。于是，在我漫长的画家生涯中，诞生了头一次用水墨进行的写生。到了最后一站桂林，在顺漓江而下的船上，我忘乎所以地尝试用水墨作多幅写生，甚至感觉到，这些风景更宜于用墨来表现。”（《中国风景之美》）东山魁夷是谙熟并深深爱上大和绘的日本画家，这次中国之旅，却让他理解并领略了宋元水墨画的精髓，更强烈地感受到水墨的色彩魅力，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水墨画所秉持的深远的精神世界，比起色彩方面的，要远为深奥。”（《水墨画的世界》）于是他的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笔下的漓江，笔下的黄山，特别是扬州冶春附近细雨里的柳色，弥漫着水意的氤氲，让我感到亲近。

对于水墨语言，东山魁夷有自己的理解，杨明义也有自己的理解，则更多中国传统韵味。因为他有生长于斯的本土感受，特别是对江南水乡，更有着深深的眷恋，他将这种感情，融化在水墨里，也深深地绘写出来了。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八日

蟋蟀盆琐琐

虽然春天已经来了，窗外的树丛还是很萧疏。午后寂寞，取出一部今人编的《说陶》，随便翻翻。这本书荟辑自明代至民国间的陶瓷著述三十二种，因为是影印，开本缩了，字也小了，看起来比较吃力，但比起有的排印本，总是可靠得多。

开卷就是清人朱琰的《陶说》，卷六“说器”介绍蟋蟀盆，作者按道：“餞金宣盆最重，亦有餞金蟋蟀盆，《吴梅村集》有歌。又，苏州陆、邹二姓所造极工巧，雕镂精致，出之大秀、小秀者尤妙。大小秀，邹氏二女也。当时重促织之戏，胜负至千百，不惜重直购盆，故精巧如此，匪独陶器。”这里有个错差，当时苏州制蟋蟀盆的名家，并非陆、邹两姓，而是邹、莫两姓。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记道：“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出陆墓邹、莫二家。曾见雕镂人物，妆采极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邹家二女名也，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家君亲见。”这个差错，同样见于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戒庵老人漫笔》，那句“出陆墓邹、莫二家”，标点为“出陆墓、邹莫两家”，因为点校者不知道陆墓是个地名。陆墓在苏州城北，向以窑厂著名，先是蟋蟀盆，后来就是金砖，京师坛庙、宫殿建筑用的不少就是陆墓所出，故当地人自豪地称为“御窑”。邹氏大秀、小秀制盆，和后来的顾二娘琢砚一样，为人啧啧称道，并非她们的技艺特别超然独绝，而是因为她们是女子，也就被

人独加青眼了。宣德盆的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不讲究，戗金也是附丽的装饰，即在盆的外壁绘以图案，嵌以金丝，自然更加精雅美观了。吴伟业《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咏道：

“宣宗在御昇平初，便殿进览幽风图。暖阁才人笼蟋蟀，昼长无事为欢娱。定州花瓷赐汤沐，玉粒琼浆供饮啄。戗金髹漆隐双龙，果厂雕盆锦香褥。欣飞著翅逞腰身，玉砌轩髻试

一鸣。性不近人须耿介，才堪却敌在膘轻。君王暇豫留深意，棘门霸上皆儿戏。斗鸡走狗漫成功，今日亲观战场利。坦颡长身张两翼，锯牙植股须如戟。汉家十二羽林郎，虫达封侯功第一。临淮真龙起风云，二豪螟蛉张与陈。草间窃伏竟何用，灶下厮养非吾群。大将中山独持重，却月城开立不动。两目相当振臂呼，先声作势多操纵。应机变化若有神，僊突仿佛常开平。黄须鲜卑见股栗，垂头折足亡精魂。独身跳免追且急，拉折攀翻只一掷。螭螭塞外蠕蠕走，使气穷搜更深入。当前拔栅赌先登，夺采争筹为主人。自分一身甘瓦注，不知重赏用黄金。君王笑谓当如此，楚汉雌雄何足齿。莫嗤超距浪轻生，横草功名须致死。二百年来无英雄，故宫瓦砾吟秋风。一寸山河斗蛮触，五千甲士化沙虫。灌莽微躯亦何有，捉生误落儿童手。蚁贼穿墉负败藁，战骨虽香嗟速朽。凉秋九月长安城，黑鹰指爪愁双睛。锦鞦玉络竞驰逐，头鹅宴上争输赢。斗鸭栏空舞马死，开元万事堪伤心。秘阁图书遇兵火，厂盒宣窑贱如土。名都百戏少人传，贵戚千金向谁赌？乐安孙郎好古癖，剔红填漆收藏得。我来山馆见雕盆，蟋蟀秋声增叹息。呜呼！漆城荡荡空无人，哀蛩切切啼王孙。贫士征夫尽流涕，惜哉不遇飞将军。”

吴伟业的这首歌行有它的故实。宣宗朱瞻基最喜欢斗蟋蟀，尝诏苏



明宣德狮纹盆